

教育实践的受动性与教师的“不做”^{*}

郭祥超

[摘要] 教育实践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两者同等重要。在教育活动中,教师的“做”是教师自觉主动的表现,教师的“不做”作为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的受动性,要求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丰富有效教育教学指导活动的同时,不做违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事,这也是教师教育教学实践自觉性的体现,具有多重意义。培育教师“不做”的意识和能力要求教师教育自觉遵循实践的受动性逻辑,在尽量不破坏教师教育学习者的教学机智原生状态的情况下静待其自在生成并适时促进,悉心培育教师教育学习者的实践信念并引导其自觉反思,积极呵护并适当培育教师教育学习者对教育事业的敬畏之心。

[关键词] 教育实践;受动性;能动性;教师的“不做”

[作者简介] 郭祥超,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 (西安 710062)

在现实的教育生活中,人们往往对教师“做什么”和“怎样做”提出了很多要求,在这些要求中,有些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则不尽然。那些不合情理的要求,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对教师而言,进一步加重了教师的负担;对教育活动而言,引发了教育不当、过度教育等问题,影响了学生发展;对教育风气而言,助长了形式主义,败坏了教育风气。然而从相反的方面对教师“不做什么”的研究比较少见。本文尝试立足于教育实践的受动性维度剖析教师的“不做”,试图探寻新的解释路径。

一、实践和教育实践的受动性之维

自古以来,人们对实践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理解。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

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他还进一步指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2]可见,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受动性和能动性作为人的特征和实践维度同等重要,并且还意识到二者的内在统一性和互根互补性。

关于实践的受动性及其价值,在哲学史上有很多相关研究,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与形式相对的质料作为趋向目的的能力赖以存在的基质指涉着本体的受动性;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实践观中,表征“我能”的前反思、无意识的消极的身体意向和身体行为关联着以沉默跛足为特征的受动性;在后现代主义解构启蒙理性的过程中,以消解人类中心、回归自然的姿态力挺实践的

^{*}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教育学的专业改造与学科建设研究”(课题批准号:BAA100013)和国家教师教育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教师教育理论创新和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编号:GJ9850102)子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受动之维;在中国古代的道家实践学说和陆王心学实践思想中,无不孕育着“无知”、“无为”、“尊德性”等的实践受动性智慧和实践受动的自然之维。

实践的能动性是实践活动积极能动的取向和方面,实践的受动性是实践活动消极受动的取向和方面。^[3]相对于能动性,受动性不是附属和消极的,而是在实践中具有根源性和积极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实践的受动性为实践的能动性提供了可能性。具体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受动性是感性活动(实践)的客观现实性之源;受动性是人的本质丰富性之源;受动性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性之源。^[4]作为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实践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能动性和受动性是实践的两个维度,二者形成能动与受动之一体,达到我国传统文化追求的阴阳和合、阴阳合德之境界。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人们对受动性及其地位和作用的误解甚至曲解使人们对实践的能动性高度关注,而对实践的受动性则忽视甚至无视。

教育实践作为人类总体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能动性和受动性作为教育实践的两个维度不分主次、同等重要,并且二者在教育实践中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然而,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对能动性谈论很多,频频要求教师“做什么”和“怎样做”,对受动性谈论很少,围绕教师“不做什么”,我们往往无话可说。至于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及其合理建构,更是无暇顾及。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受动性之本质是,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受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只能循序渐进、因人而异施教,而绝不能揠苗助长。一方面,教师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丰富有效的教育教学指导活动,是教师教育教学实践自觉性的体现;另一方面,教师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不做违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事,也是教师教育教学实践自觉性的体现,甚至是更高层次自觉性的体现。从当前教育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主要原来看,后一方面更为重要,更需要突出强调并着力关注。

进而言之,教育实践的受动性作为教育实践活动消极受动的维度,其消极并不意味着与积极相反的“无所作为”,而是在效法教育之内在自然基础上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无为而无不为”,意味着遵从教育实践逻辑本性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顺性而为、顺事而为、顺势而为。同理,其受动也不意味着与“主动”相反的“被动”,而是在把握教育天性的前提下自觉主动选择的接受式的别样的行动姿态,呈现为与自然天性默契而行动、虚怀若谷的行动以及慎思明辨和谨言慎行。教育实践的受动性作为具有主动积极意义的能动性之根源,为教育实践的能动性创造了根本可能性。具体表现为:受动性是教育实践活动规律性之源,保障教育实践活动现实性的充分实现和客观性的彰显;受动性是教师教育生活的诗意追求和幸福创造之源,使教师诗意地栖居在教育生活的大地上;受动性是教育世界的自然性之源,确保充满人文和人为气息的教育世界不脱离自然并始终保持与自然的亲密联系。教师的“不做”是指有积极意义的不做,是教师不该做的时候不做,而不是教师该做的时候不做。这种状态体现了教师对教育时机的把握和教育智慧的修炼层次,反之则是教师对教育时机的错失甚至是对自身责任的放弃。

二、教师“不做”的表现和意义

“做”是人的行动和活动的发起或维持,是人的能动性的必然要求和突出表现,“不做”是人的行动和活动的未发或终止,也是人的受动性的必然要求和突出表现。教师“做”与“不做”的统一反映着教育实践的能动性和受动性之统一,“不做”是其教育行动和教育活动的未发或终止状态,是教师受动性的内在要求和典型表现,表达着教师敬畏人性和教育世界、呵护教育生活、自觉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方式和厚德载物的良好精神风貌。教师的“不做”是“做”的另一种方式,充分体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辩证关系。

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的“不做”有许多表现,如果说教、塑造、压制、干预、影响、惩罚、奖励、批评、表扬等都是“做”,那么不教、不塑造、不压制、不干预、不影响、不惩罚、不奖励、不批评、不表扬等相应的都是“不做”。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教师无言的身教也是教师“不做”的表现,限定教师言说的范围为其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的行动开拓充满多种可能性的广阔空间。这也预示着,教师某些方面的“不做”和另外一些方面的“做”是相互蕴含的,在“不做”和“做”的统一和相

互转化中方能领略“不做”的意蕴。

教师“不做”有多重意义。第一,有助于顺应人性的自然从而保护学生的人性。在教育中,我们经常强调通过“做什么”发挥教育对人性的作用,但很少考虑到教育不做什么对人性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做”作为教师道法自然的无为态度,给人性留下更多可能性和空间,以无为的姿态顺应人性的自然倾向从而自觉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在不损害学生潜能情况下耐心等待其自然生长。诚如有学者所言,“对于类似于花果树的学生们的成长来说,我们的基本对待方式应当是在保证其基本的生活条件之后,最大限度地静待花开,而不是干预其自己生长的内部过程。……静待花开是在纷繁的教育事务和问题中的一种自觉,是对人和教育的一种理性。”^[5]

第二,有助于顺应教育的自然并遵循教育实践的自在逻辑。教育的自然是教育自身的景观,教育实践的自在逻辑既不同于教育理论的逻辑,也不同于其他类型实践的逻辑。持有“不做”心态的教师能够自觉做到顺应教育的自然并以为道日损的态度遵循教育实践自在逻辑。“不做”和“做”之间的相互转化是顺应自然的教育遵循和展现教育实践自在逻辑的必然要求。教师的教应该审时度势,在需要的时候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不是滥用措施。在需要的时候不给施肥,或者施肥太多了,都会导致相反的效果。^[6]

第三,有助于警惕并抑制教师的自大倾向。什么东西都要教且都要用理性的方法来教,这是我们常犯的错误。^[7]这也是对教师在教育实践中自大倾向的简明而深刻的说明。教师作为有比较浓厚的救赎他人情结的群体,极易滋生种种傲视一切、目空一切、舍我其谁、自身万能的自大情结。“不做”的姿态有助于教师冷静审视自己并时时自我警醒,从而充分认识自己实践的限度并在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弹性空间内谨言慎行。

第四,有助于促进教师合理减轻工作负担。当今与过重的学生课业负担如影随形的是教师过重的工作负担,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或没有做到位,或者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都是教师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怀有“不做”心态的教师会最大限度地做好该做之事,不做不该做之事,智慧地做好自身教育教学工作的加减法,从而切实减掉没有必要的负

担,同时担当起应有的职责。

第五,有助于化解教师对学生的消极影响。教师的消极影响常常来自于教师的不当言行,而教师的不当言行要么是该做的没有做或没有做到位,要么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秉持“不做”心态的教师会最大限度地有效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通过尽量防止违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事件发生来充分展现教育的正能量。

三、教师“不做”与教师教育的改变

“不做”对于教师而言,是一种需要有意识加以培育的意识和能力,这需要教师教育的相应转变来引导作为教师教育学习者的教师。当然教师教育的相应完善也要自觉遵循实践的受动性逻辑,以“不做”的姿态培育拥有“不做”意识和能力的教师,防止自身成为教师成长的阻碍甚至破坏因素。概括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教师教育学习者的教学机智,在尽量不破坏其原生状态的情况下静待其自在生成并适时促进。教学机智是教师在面对教育教学情境的不确定状况时凭借自身的教育智慧、教育激情和对情境的敏感在瞬间迅速把握良好的时机,并果断采取合乎时宜的有教育意义的行动,从而对意义进行即兴创造、积极转化和瞬间生成,进而持续构建丰富多彩的意义网络并充分展示各种可能性。“不做”之于教师是一种教学机智,表现为教师在教育生活的具体情境中自觉及时地去除某种不合适的干预或者影响并对能够承担的教育职责适时做出合理的承诺,其中体现的是教师对教育活动作用有限性的理性判断和理性明察。在教师教育的各项活动中,对教学机智的原有状态,在理性把握的基础上秉持尽量不破坏的原则加以保护,对其中的不足之处要谨慎对待;对教学机智的生成过程,需要耐心等待并把握好适当的节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然生成之效;在教学机智生成的关键节点上则要不失时机的加以促进,以达到锦上添花、画龙点睛之效。

第二,悉心培育教师教育学习者的实践信念并引导其自觉反思。教师教育学习者作为教师或未来教师,其教育信念是一种实践信念,是教师理性与非理性结合的和谐状态,需要在完全理性化

和完全非理性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教师的实践信念生发于教师的感性和理性的契合之处,是教师展现出的一种不拘泥于逻辑推理和理性论证而进行自我认识、自我体验的努力。在此,“不做”要求教师在自身感性和理性的契合及相应的身体倾向中领会到如下事实:学生作为人既有可教性又有可育性,这才使教育得以可能,人的可教性和可育性都是有限度的,知识、技能、方法等是可教的,智慧、道德、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是不可教但可育的。在教师教育的各项活动中,一方面要以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方式悉心培育教师教育学习者的实践信念,避免教师信念的培育过程蜕变和简化为知性至上的纯粹的理性过程或充满神秘色彩的纯粹的非理性过程;另一方面要引导教师教育学习者自觉反思其实践信念,在反思和对反思的引导中都要采用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方式并且适时拿捏其各自的尺度。

第三,积极呵护并适当培育教师教育学习者对教育事业的敬畏之心。“不做”的原则要求教师教育学习者作为教师或未来教师对教育常怀敬畏之心。敬畏是教师对自身教书育人天职的虚心聆听,是对教育事业神圣性的自觉认同。教师只有

常怀敬畏之心,方能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自觉听从自己良心的召唤,始终保持对学生成长需要和现状的敏感关注和虔敬心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及其意义的有限性,从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不做”和“做”的有机关联中游刃有余。在教师教育的各项活动中,一方面要积极呵护学习者对教育事业现有的敬畏之心,珍惜并积极发挥其正面效应;另一方面要进一步适当培育学习者对教育事业的敬畏之心,适时提升其境界和层次。

参考文献:

- [1][2] 卡尔·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05、107.
- [3] 张再林. 能动性受动性:生命实践的双重之维[J]. 江海学刊,2011,(6).
- [4] 张再林,曹瑜. 受动性:一个有待开启的实践向度——马克思实践观的受动性之维的再揭示[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 [5] 郭思乐. 静待花开的智慧:教育是效果之道还是结果之道——关于有效教学的讨论[J]. 教育研究,2011,(2).
- [6][7] 陆有铨. 教育是合作的艺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2、134.

On the Passiveness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eachers' No-action

Guo Xiangchao

Abstract: Educational practice is the unity of passiveness and activeness, both of the two are equally important. In the course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eachers' action i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sciousness and initiative of teachers, while teachers' no-action is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passiveness. It requires that teachers not only carry out the abundant and effectiv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void the things which violate the law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It is also the manifestation of teachers'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which has multiple meanings. To cultivate the consciousness and capability of teachers' no-action requires that teacher education consciously follow passive logic of practice, try to protect the natural state of teaching wit for teacher education learners' free creation and promotion in due time, carefully cultivate the practice belief of teacher education learners and lead them to reflect consciously, and actively care and properly cultivate teacher education learners' awe of educ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al practice, passiveness, activeness, teachers' no-action

Author: Guo Xiangchao, lecturer and Ph.D. of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责任编辑:许建争]